尚書引義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書類存目

引義六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尚書稗疏已著

復推闡其說多取後世之事糾以經義如論堯典欽

以闢王氏艮知論舜典元德則以闢老氏元旨論依

永和聲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宮塡郊廟樂章之陋論象以

典刑攻鍾繇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人心道心證釋氏

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明威破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

傳之論論甲胄起戎見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

行之爲艱詆朱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薄蔡氏數學目

爲無稽論周公居東鄙季友避難爲無據議論馳騁頗根

理要王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逸等句從孔

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爲與詩錄小弁之意同爲孔子有取於平王謂高宗諒陰與豐昵同爲不惠於義則其論太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創之詞他若論微子去紂恐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洛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尚書引義目錄

尙書引義卷一

明衡陽王夫之譔

堯典一

聖人之知智足以周物而非不慮也聖人之能才足以從矩而非不學也是故帝堯之德至矣而非欽則亡以明也非明則亡以文思安安而允恭克讓也嗚呼此則學之大原而爲君子儒者所以致其道矣何以明其然邪天下之爲文思恭讓而不明者有之矣天下之求明而不欽者有之矣不欽者非其明不明者非其文思恭讓也文有所以文思有所以思恭有所以恭讓有所以讓固有於中而爲物之所待增之而無容損之而不成舉之而能堪廢之而

必悔凡此者明於其所以則安之而允安矣不明其所以將以爲非物之必待將以爲非已之必勝將以爲惟已之所勝而蔑不安將以爲絕物之待而奚不可不明者之害有四而其歸一也以爲非物之必待者曰物自治也卽其不治者猶治也以文治之而物琢以思治之而物滑以恭治之而物擾以讓治之而物疑夫物固自治而且治之是亂物也則莫若絕聖而棄智此無他不明於物之必待也物之必待者物之安也何以知物之安也且夫物之自治者固不治也苟簡以免一日之禍亂而禍亂之所自生在是也若夫不治者之猶治也是其言也爲拙而已矣明於其必待而後聖人固曰物自有之待我之先而已矣乃若

琢者則惟其無文滑者則惟其不思擾者則惟其未恭疑者則惟其弗讓信能之未有罹此四患者也以爲非己之必勝者曰道不可盡聖人非盡時不可一聖人弗一是故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諧之弟夏有不輯之觀扈周有不若之商奄堯有不令之子胡亥之淫非始皇之失教也舜有不諧之弟大叔之叛非鄭莊之養惡也夏有不輯之觀扈藩鎮之逆非盧杞之姦也周有不若之商奄七國之反非朝錯之激也然則天下者時勢而已矣乘其時順其勢或右武以絀文或立斷以廢思雄才可任而不必於恭盛氣能爭而何容多讓是故操之以刑畫之以名毆之以法馭之以術中主具臣守之而可制天下此無他不明於己

之所必勝也夫惟不得於天而後己可用也惟見詘於時而後道可伸也堯有不令之子而不爭舜有不諧之弟而不弑夏有不輯之觀扈而不敗周有不若之商奄而不危是故質立而文必生物感而思必起退而自念則自作其恭進而交物則不容不讓內取之身外取之物因其自然之成能以坐消篡弑危亡之禍明乎此則何爲其不勝以爲惟己之所勝而無不安者曰文曰生也思曰益也恭有權也讓有機也聖人之所爲天無與授地無與制前古無與詔天下無與謀可以爲而爲之聖人已爲矣可以爲而爲之我亦爲也其未爲者彼之未爲而非不可爲也非不可爲而我可以爲矣於是窮亡實之文而文淫馳不度之

思而思荒貌以恭而恭以欺飾以讓而讓以賊故蔡京以豐亨豫大爲文曹叡以辨察苛細爲思漢成以穆皇文致其惛淫燕噲以禪授陸沈其宗社此無他不明於惟己勝者之非可安也天無與授而授之以宜其民地無與制而制之以當其物前古無與詔而考之也必其不謬天下無與謀而後之者必其咸服明於其故如寒裘而暑葛也臧惟二耳而白馬固馬也以爲絕物之待而無不可者曰物非待我也我見爲待而物遂待也執我以爲物之待而我礙執物以爲待我而物亦礙徇物之華文以生妄逐物之變思以益迷欲以示威於物恭以增憍欲以干譽於物讓以導欲欲四者之病不生則莫若絕待內絕待乎己外絕

待乎物絶己絶物而色相以捐寂光之照無有不文也參證之悟無所容思也行往坐卧如如不動亦恭也貨財妻子喜舍不吝亦讓也乃以廢人倫壞物理握頑虛蹈死趣而曰吾以安於所安也此無他不明於物之不可絶也且夫物之不可絶也以己有物物之不容絶也以物有己己有物而絶物則內戕於己物有己而絶己則外賊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賊而害乃極於天下況夫欲絶物者固不能充其絶也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言而必依物起不能充其絶而欲絶之物且前卻而困己己且齟齬而自困則是害繇己作而旋報於己也故聖人因其所待而必授之樸者授之以文率者授之以思玩者授之以恭亢者

授之以讓泰然各得其安而無所困則己眞有其可而非其無不可固知無不可者之必不可矣繇此言之聖人之所以文思恭讓而安安者惟其明也明則知有知有則不亂不亂則日生日生則應無窮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此之謂也盛德立大業起被四表格上下豈非是哉雖然繇文思恭讓而言之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而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也明誠相資者也而或至於相離非誠之離明而明之離誠也誠者心之獨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靈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廢聞見而孤恃其心乎而要必慎於所從立心以爲體而耳目從心則聞見之知皆誠理之著矣心不爲之君而下從

乎耳目則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當道不自信而亦提給以知之故人之欲誠者不能卽誠而欲明者則輒報之以明也報以其實而實明生報之以浮而浮明生浮以求明而報以實者未之有也浮明者道之大賊也其麗於文則亦集形聲以炫其榮華也其麗於思則亦窮纖曲以測夫幽隱也以言乎恭則亦辨貞淫於末節以致戒也以言乎讓則亦揣物情之逆順以弗侮也恍惚之間若有見焉窅寂之中若有聞焉介然之幾若有覺焉高而亢之登於九天下而沈之入於九淵言之而不窮引之而愈出乃以界岸於世曰予既已知之矣而於道之誠然者相似以相離相離以相毀揚雄關朗王弼何晏韓愈蘇

軾之徒日猖狂於天下而張子韶陸子靜王伯安竊浮屠之邪見以亂聖學爲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漁利刺寵之身蕩閑蔑恥而自矜妙悟焉嗚呼求明之害尤烈於不明亦至此哉夫聖人之明則以欽爲之本也欽之所存而明生誠則明也明之所照而必欽明則誠也誠者實也實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實有民彝而不敢不祗無惡者實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見有惡不敢不慎也收視聽正服體謹言語慎動作整齊寅畏而皆有天則存焉則理隨事著而明無以加文思恭讓無有不安也而尹和靖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矣欽之爲言非徒敬之謂也實有所奉至重而不敢褻越之謂也今日不容不

容者何物乎天之風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則其爲陰陽爲柔剛者皆物也物之飛潛動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則其爲得失爲善惡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聖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則其爲仁義禮樂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堯方日乾夕惕以祇承之念茲在茲而不釋於心然後所欽者條理無違而大明終始道以顯德行以神會是之不容則豈非浮屠之實相眞如一切皆空而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亦其所不恤矣無已其以聲色臭味增長人欲者爲物乎而又豈可屏絕而一無所容乎食色者禮之所麗也利者民之依也辨之於毫釐而使當其則者德之凝也治之實也自天生之而皆誠

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故以知帝堯以上聖之聰明而曰取百物之情理如奉嚴師如事天祖以文其文思其思恭其恭讓其讓成盛德建大業焉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故其聖也如天之無不覆幬而俊德九族四門百姓黎民艸木鳥獸咸受化焉聖人之學聖人之慮歸於一欽而欽之爲實備萬物於一己而已矣其可誣哉其可誣哉

堯典二

昔夫子之贊堯舜至矣而其舍子以授賢未之及焉審乎此而唐虞之際有定論矣人之親其子也而靳與之位以授異姓三代以降未有能焉者而不以爲盛德之極致然則夫子其以爲非常而不可訓與曰非也古者無君存而

立世子之禮其立嗣也肇於夏而定於周也古之有天下者皆使親而賢者立乎輔相之位儲以為代其耄且沒矣而因授之人心定而天位以安黃帝以前不可考也繼黃帝而興者率循其道然則以相而紹位其軒轅之制乎故少昊軒轅之孫也降江水就侯服入而代黃帝顓項少昊之弟也佐少昊十年而代少昊高辛顓項之從子也佐顓項二十五年而代顓項堯帝摯之弟也佐摯五年而代摯蓋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堯不傳子亦修軒轅之法介少昊顓項高辛以洎於摯堯親以賢者近取之兄弟子姓而前可以相後可以帝地邇勢易不假於側陋而事順其事順故以帝摯之不順弗能違焉堯之在位七十載而親

以賢者未有其人亦遲之七十載而未有相也而堯已耄期矣故不獲已而命之四岳使微舜四岳雖欲終讓而不得矣若舜之倦勤禹已久即百揆之位無異乎顓頊之十年高辛之二十五年也終陟元后又何疑焉故曰五帝官天下官天下者五帝之通典豈堯舜之僅德哉堯在位七十載而未有相變也使四岳而不得辭則以侯陟帝循少昊之已事而不必於相舜舉側陋非有江水可興之素則必以相承統用顓頊高辛之典禮故繇徵庸總揆賓門納麓以訖受終凡三十載而後格於文祖事以漸而信從壹焉浸使四岳受巽位之命固不待於此矣五帝之援立也夙三王之建儲也早近而百工遠而九服疏賤而兆民耳

目一聽從審引領而望曰此他日之君我者也日用不知而習以安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四海翕從而莫有異志斯以謂之天矣堯因法而從時因人而順天非有異也是故無與於堯之高深矣古之帝王顧大位之將有託也或命相而試以功或立子而豫以教立子以適而不以賢立而後教之故三代崇齒冑之禮命相以德而不以世故唐虞重百揆之任試而命之以重其禮也立而教之以成其德也定民志者存乎禮堪大業者存乎德德其本也禮其末也本末具舉則始於亡疑而終於克任矣試而後命本先於末立而後教末先於本先難而後以易故堯遲之七十載而以不得舜爲己憂先末而後本則初

吉而終或亂故桀紂幽厲得奄有四海待湯武而後革雖然法豈有定邪知人之哲如堯舜不易得也教胄有歷而中主可守也則試而後命立而後教義協於一而效亦同迨其敝也秦失其本於後而胡亥速亡漢魏亂其末於先而逆臣繼篡則必盡者人也不可恃者法也固不得以堯之授舜舜之授禹為必治不亂之道又惡足以為二帝之絕德哉況堯之以因而不以創即有德焉亦歸之軒轅而堯不任受乎蘇氏曰聖人之所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斯亦未達於時之勢說已至若莊周創立王倪齧缺披衣支父善卷伯昏之名而謂聖人桎梏神器左顧右盼索草野畸人以代己而脫於樊若稚子之獲窖金而無所

措也亦陋甚矣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天之所秩以崇德而廣業也自謀其荒耄之樂遽求夫褎裒之去褻天經慢民紀以亂天下而有餘矣予無樂乎爲君一言而喪邦此之謂也孟子敝屣之論又將羅執而卽刑天下故敝屣矣垂衣倦勤而敝屣乎天下其與敝屣君親者又何殊焉莊周曼衍之辭奚足以存哉然則稷契皆堯弟也以親以賢無異於堯摯高辛顓頊之相承散置之有位而不以相逮耄及而迫以命之四岳何也稷契之不可以相而授也堯知之四岳明揚而弗及四岳且知之而非立乎千世以下者之得知矣其德稱一官而有所限與其年未及而望且輕與堯非故抑之四岳亦無所娼焉斯必有其故矣德者

望之基望者德之助舜德優於望四岳望優於德稷契望絀於四岳而德不逮舜堯所不能強也而況於王倪齧缺之區區

舜典一

舜之升聞也師錫帝堯者曰有鰥在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德自孝而外未有聞也非其無以聞也亦非其韜光斂采而不欲聞也虞幕之後降於庶人雖欲章之未繇章之則固不得而聞矣迺其僅章於孝者父子兄弟之變也舜且引以爲疚不顯居以爲德矣潛移密化之烝乂名有所必辭事有所必隱事隱而無可聞名辭而不可見史以謂之元職此故也藉令舜紹虞幕之業處天倫之

常光被邦家動施下土史不得以元言之矣濬哲文明非元以爲知溫恭允塞非元以爲行也元也者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謂也夫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豈欲其不見而不成也哉不可見而不見不可成而不成君子以敎隨時之義濬哲文明德成於知溫恭允塞德成於仁而可行矣然而元焉者其時也舜之元元以時而不以德明矣且夫元之爲言不可測之辭也不可測者非其正也易曰天元而地黃地不適黃而象以黃天不固元而象以元非名之從實者也莊周曰天之蒼蒼者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極耶其視下亦若此而已矣則元非天之正色從人之不可見者言之介故象潛德者以其隱而未著者

託於無所極以命之曰元。亦非舜之固以元為德也。元非正色而無實。君子固不以為德。亟言元者。老聃之說也。是以知其德之非正也。人於其所不見以不元視元而元在己。乃己固無有實也。則以元視不元。而元又在他。德非正者邪也。視己視他而俱在者妄也。邪不可以為德。妄不足以有成。故其言曰大道氾兮其可左右。我是以知其弗正。大成若缺。我是以知其不成。則以非老子視老子而老子元。以老子視非老子而非老子者又胡不元也。何也。不俾人見。不俾人知。互相逕庭而不測。無定質。無固實。無必正色。蟲肝鼠臂而元。支離兀者而元。必且說言譎行。挾詐藏姦。無父無君而無不元矣。嗚呼。孰謂舜而以此為德哉。濬

哲文明以光昭其知溫恭允塞以駿發其行處深山臨憂患而光明赫奕之氣不可遏也從五典叙百揆賓四門格大麓歷大姦習羣賢庸有必奮載有必熙豈嘗韜光同塵以蓍蓍之無正色者爲師而淌洋乎不測之域曰眾妙之門也哉妙也者所以爲利也劫侍天下而潛用之取與陰陽而密刺之己所獨喻人所不得而見之我知其所懷來矣陰持人所不覺而利存焉耳子曰小人喻於利密知而不洩之謂也元之文元者不謂之小人奚得哉是故君子擇善以法天法天之正極高明也強不息也不法天之元元非天之正也元非天正人元天也人元天天亦元人豈猶夫高明而健行者耶知可親而已不可階升者乎易固

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疑而戰戰而血血而元而龍傷矣其位潛其時疑其志傷舜德以元焉元者聖人之不幸也父非瞽瞍弟非象居非木石遊非鹿豕何爲其元哉

舜典二

敬以嚴乎己也寬以恕乎物也嚴乎己以立法恕乎物以達情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敬敷五教在寬之見諸行事者也夫司徒之教五品而已人之異於禽□之異於□此也禽偏而不全□畧而不詳偏則亦有至焉矣畧則亦姑備焉矣然則以五教求異於彼覈其大全而致其精詳固不容於寬矣易知簡能而持以寬無亦幾微不審名異禽獸而實有同焉者乎朱子曰反之於嚴矯之而後得

其常職此謂也而實有不然者五教者禮之本也禮者刑之相與爲出入者也出乎禮斯入乎刑矣刑者箝之使合抑之使受也不親者豈箝之而親不遜者豈抑之而可使遜哉且夫人之敢於無禮於君親者非盡不畏清議而肆爲之也其始也荏苒於貨財妻子以生嫌隙其旣也睽孤有鬼豕之疑而不蒙遇雨之釋操之已蹙勢重難反則處無將之地而見絕於賢人君子者已無可湔洗之一日於是以成不忠不孝之巨慝君無所用其威師無所用其戒而帝王之教思亦窮是故夏楚之收以施於絃誦之不率而司徒之教未聞撻子以使孝扑弟以使順也夫人自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情待教於人然且不謹而又蒙

刑罰豈復有拂拭自新以立於人世之理哉唐賜于公異以孝經而公異落拓以終其身況有加於此者乎若夫中人以上所遇不幸用意未至迷瞀以乖於親遜者無以利導而予之安則亦周章纆棘自困於名教之地救過不遑而忠孝之心抑不足油然以生是則嚴以教君子而阻其自然之愛敬嚴以教小人而激其滔天之巨惡通於古今達於四海咸以寬而成其涵泳熏陶之化柰之何其欲矯之以嚴邪宋之立國寬柔已過馴至不競君子之所傷也然其所爲敝者政也非教也教雖未純乎先王之道法而不以束溼待學校俾得以寬衍之歲月緝先王之墜緒胡安定孫明復倡之寖昌寖明底於濂雒關閩之盛在寬之

效亦可覩矣蕭梁之世戚近之臣除喪初見而無毀容者皆切責而廢棄之於是有含辛以為淚及禫而節食者罔上欺天以避誹謗而天眞泯絶馴至其極侯景一叛父子兄弟相戕相滅彝倫斬而國亦隨亡無他弛敬於立教之身而過嚴於物也故君子所甚嚴者法故能養之孝而下斥之犬馬所必寬者情故閨門蔑亂而僅曰帷薄不修帷其敬也則亦重愛其名而不忍以不親不遜之大慝加諸與同覆載之人羣藉其不然閨庭小有不謹枝婣者翹之以相告訐形迹可摘證佐罔徵蔣之奇以陷歐陽修溫體仁以殺鄭鄤毒流於搢紳害傾夫人國自非漢高之明昭宣之察陳平伏死於歐刀雋不疑赭衣於司寇天錫烝民

之五品爲酷吏姦臣之羅織經而有餘矣法立於畫一以別嫌而明微教養以從容或包荒而養正君子所甚懼者以申韓之酷政文飾儒術而重毒天下也朱子於此有遺議矣唐仲友之不肖夫人而知之也王淮之黨姦亦夫人而知之也蠹國殃民黨邪醜正梟之帀朝彼何所辭而以醉飽房帷之事假嚴蘂以致之罪則仲友之罰可矜疑於風波而鍛煉鉗綱之名反歸之君子矯之以嚴欲辭申韓之過而不得矣士師之職惟明克允司徒之命敷教在寬刑禮異施弛張順道百王不易之則以扶進人心昭明天彝者此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快其疾惡之心速效於一切之法作之君作之師以綏四方詎

勝其任與

舜典三

詩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聲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聲也以詩言志而志不滯以歌永言而言不鬱以聲依永而永不蕩以律和聲而聲不詖君子之貴於樂者貴以此也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盡天下之貞淫而皆有之聖人從內而治之則詳於辨志從外而治之則審於授律內治者慎獨之事禮之則也外治者樂發之事樂之用也故以律節聲以聲叶永以永暢言以言宣志律者哀樂之則也聲者清濁之韻也永者長短之數也言則其欲言之志已律調而後聲得所和聲和而後永得所依永得所依而

後言得以永言得永而後志著於言故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非志之所之言之所發而即得謂之樂審矣藉其不然至近者人聲自然者天籟任其所發而已足見志胡爲乎索多寡於羊頭之黍問修短於嶰谷之竹哉朱子顧曰依作詩之語言將律和之不似今人之預排腔調將言求合之不足以興起人則屈元聲自然之損益以拘桎於偶發之話言發即樂而非以樂樂其發也奚可哉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禮也禮之既設其小人湎佚於禮之外則輔禮以刑其君子或困於禮之中則達禮以樂禮建天下之未有因心取則而不遠故志爲尙刑畫天下以不易緣理爲準而不濫故法爲側樂因天下之本有情合其節

而後安故律爲和舍律而任聲則淫舍永而任言則野既已任之又欲強使合之無修短而無抑揚抗墜無抗墜則無唱和未有以整截一致之聲能與律相協者故曰依詩之語言將律和之者必不得之數也記曰樂者音之所繇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此言律之即於人心而聲從之以生也又曰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此言聲永之必合於律以爲修短抗墜之節而不可以禽獸衆庶之知爲知也今使任心之所志言之所終卒爾以成一定之節奏于喁嘔啞而謂樂在是焉則蛙之鳴狐之嘯童穉之伊吾可以代聖人之制作然而責之以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者終不

可得是欲即語言以求合於律呂其說之不足以立也明甚朱子之爲此言也葢徒見三百篇之存者類多四言平調未嘗有腔調也則以謂房中之歌笙奏之合直如今之吟誦不復有長短疾徐之節乃不知長短疾徐者闔闢之樞機損益之定數記所謂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者也古今雅鄭莫之能違而鄉樂之歌以瑟浮之下管之歌以笙和之自有參差之餘韻特以言著於詩永存於樂樂經幾失言在永亡後世不及知焉豈得謂歌永聲律之盡於四言數句哉漢之鐃歌有有字而無義者(幾合吾之類)鐃歌之永也今失其傳直以爲贅耳當其始製則固全馮之以爲音節以此知升歌下管合樂之必有餘聲在文言之外以合聲

律所謂永也刪詩存言而去其永樂官習永而墜其傳因不如鐃歌之僅存耳晉魏以上永在言外齊梁以降永在言中隋唐參用古今故楊廣江南好李白憶秦娥菩薩蠻之製業以言實永而陽關三疊甘州入破之類則言止二十八字而長短疾徐存乎無言之永言之長短同而歌之襯疊異固不可以甘州之歌歌陽關矣至宋而後永無不言也永無不言而古法亡豈得謂之古之無永哉以理論之永在言外其事質而取聲博以言實永其事文而取聲精文質隨風會以移而求當於聲律者一也是故以腔調塡詞亦通聲律之變而未有病矣依之爲言如其度數而無違也聲之抑揚依永之曼引也浸使言有美刺而永無

舒促則以板蕩桑柔之音節誦文王下武之詩聲無哀樂又何取於樂哉徒以言而已足也則求興起人好善惡惡之志氣者莫若家誦刑書而人讀禮策又何以云興於詩成於樂耶今之公宴亦嘗歌鹿鳴矣敖辟耶侈之心雖無感以動肅雝敬和之志亦不足以興葢言在而永亡孰爲黃鐘孰爲大呂穨然其不相得也古之洋洋盈耳者其如是夫記曰歌詠其聲也歌詠聲豈聲詠歌之謂耶歌詠聲歌乃不可廢聲詠歌聲以強入不親而可廢矣若夫俗樂之失則亦律不和而永不節九宮之律非律也沈約周伯琦之聲非聲也律亡而聲亂聲亂而永淫永淫而言失物志失紀欲正樂者求元聲定律同俾聲從律俾永叶聲則

南北九宮里巷之淫哇邊裔之猛厲見晛自消而樂以正倘慾羹吹齏竝其長短疾徐闔闢陰陽而盡去之奚可哉故俗樂之淫以類相感猶足以生人靡蕩之心其近雅者亦足動志士幽人之歌泣志雖不正而聲律尚有節也故聞何滿子而腸斷唱大江東去而色飛下至九宮之曲梁州序畫眉序之必歡小桃紅下山虎之必悲移宮易用而哀樂無紀若夫閭巷之謠與不知音律者之妄作如扣腐木如擊涇土如含辛使淚而弄腋得笑稱子腐儒搖頭傾耳稍有識者已掩耳而不欲聞彼固率眾庶之知而幾同於禽獸其可以槩帝舜后夔之格天神綏祖考賞元侯教冑子移風易俗之大用哉聖人之制律也其用通之於歷

歷有定數律有定聲歷不可以疏術測律不可以死法求任其志之所之限其言之必詘短音樸節不合於管絃不應於舞蹈強以聲律續其本無而使合也是猶布九九之算以窮七政之紀而強盈虛進退朒朓遲疾之忽微以相就何望其上合於天運下應於民時也哉不以濁則清者不激不以抑則揚者不興不以舒則促者不順上生者必有所益下生者必有所損聲之洪細永之短長皆損益之自然者也古人審於度數倍嚴於後人故黃鐘之實分析之至於千四百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七而率此以上下之豈章四句句四言槩哀樂於促節而遂足乎志有範圍待律以正律有變通符志無垠外合於律內順於志樂之用

大矣何承天沈約以天地五方之數爲言之長短者誣也宋濂詹同之以皖本九宮塡郊廟朝會樂歌者陋也朱子據刪後之詩永去言存而謂古詩無腔調者固也司馬公泥樂記動内之文責范蜀公之不能舍末以取原者疏也重志輕律謂聲無哀樂勿以人爲滑天和相沿以迷者嵇康之陋倡之也古器之憖遺一毀於永嘉再毀於靖康並京房阮逸之師傳而盡廢哀哉吾誰與歸

舜典四

五刑之用性命以幾支體以折痛楚以劇而僅爲之名曰象豈聖人之忍於戕人而徒醜其象哉夫死之非患痛之弗恤重矜其象以目治警來者是聖人以君子之道待天

下也惡死而恤病者人之所共亦鳥獸之所共也象者人之所恥非鳥獸之能恥也創鉅痛深而惟死之不令形之不全則惡而畏之斯君子之以別於鳥獸乃聖人以此待放辟邪侈之罷民則甚矣其不忍以鳥獸之畏惡爲生人之畏惡而必欲致之于君子也雖然致之君子也者其名也殘性命折支體劇痛楚者其實也名獎而實傷之帝王之民雖荼毒而不怨教之有素而矜之以誠然後使即刑焉豈僅曰獎之以君子之道而可死之傷之無不可忍哉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文具亡實則政教且以滋擾況無昭明平章之至化而遽復象刑之辟其教也不素其矜也不誠徒託於名以戕其實不

仁哉鍾繇陳羣之欲以行於曹魏也五帝用之德先之也三王因之道未有以易之也蓋至於春秋而淑人介士且以爲游羿之彀中矣率天下以游於羿之彀中非全不仁有不酸心刺骨於斯者乎朱子曰徒流之法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然則三代之季季康子無可患之盜而詩無抱布貿絲之刺矣且夫人之懷姦作慝者非必淫者不可竊竊者不欲淫也淫者宮而足以竊者存竊者刖而足以淫者存必欲絕其爲惡之本則惟殺之而後其本拔宮之刖之毋亦僅絕其末乎此剄頸之詖辭也君子奚取焉與人並齒於天地之閒面已黥矣趾已兀矣鼻已毀矣人道絕而髭已凋音已雌矣何恤乎其不冒死以求逞於一朝

又姑息憐其亡用引而置之宮府之間餘祭之禍發而不知其凡幾矣宦寺之惡稔於士人惟其無廉隅之惜子孫之慮耳故滅漢亡唐而慭不畏死原其始猶夫人之子而非姦宄之徒也然且以不恤而傾人之國又況其以竊以淫而在傍在側也乎亡賴之民垂涎貂璫之寵自宮而宮其子以徼幸國家嘗嚴爲之禁而不能止害之所倚利之所伏彼姦民者又何惡於宮而不以覬幸於萬一哉且夫天之生人道以成形而人之有生形以藏性二氣內乖則支體外痿支體外斷則性情內移故閹腐之子豺聲陰鷙浮居尫髮安忍無親遁奴懸面竊盜益劇斑之矐目頑讒無憚形餘氣虧符朕必合則是以止惡之法增其惡也名

示天下以君子而賞成天下之姦回悲夫爲復肉刑之議者其無後乎今夫參人之宗而絕其世在國曰滅在家曰毀罪不逮此而絕其生理老無與養死無與殯無罪之鬼無與除墓草而奠杯漿傷哉宮乎均於大辟矣是故漢文之仁萬世之仁也藉其不然高洋劉子業武曌朱溫以爲之君義縱甯成周興來俊臣以爲之吏包拯海瑞哀然而稱君子天下生民得全其支體者百不得一矣語曰有治人無治法笞杖徒流以爲法而無其人則今日之天下是已肉刑以爲法而無其人昔爲羿之彀中今其漁之竭澤故曰擇禍莫如輕賢者創而不肖足以守乃可垂之百世而禍不延以舜爲君皋陶爲士執笞杖徒流之法刺天下

之姦而有餘曹羲有言在上者洗濯其心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此之謂也何事箝緹縈之口傳曹操之糞濺血帀廷而後允哉若夫笞杖徒流之用贖也則苟且之倣也墨吏之緣以濟貪不可不分別禁之也笞杖無的決而濫用訊杖以殺亡辜墨吏之緣以飾怒而逞威不可不抑而遏之也今欲善徒流笞杖之法莫如申的決之法而除無名之訊杖則惡可以懲而民生不殄矣上古樸畧之法存而不論焉可矣爲君子者勿但務爲空言以啟後世凶人之實禍尚愼之哉訊杖者如以訊也淫刑者非訊而用之以撻刀鋸之外有殺人之具焉令甲不載而恣有司之墨怒以虐辟道失避輸將不斂氏候失當之

疲民血肉狼藉於杖下而靡所控既已慘矣且益之以夾拶箍楔之毒劉刑具日繁而民死益衆有不忍人之心者損之不及而復欲益之以刀鋸乎言之所興事之所成心之所操天之所鑒故曰不可不愼也

大禹謨一

凡爲言而思以易天下者皆以心爲宗從其末而起用者治心也從其本而立體者見心也見非所見則治非所治矣舜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斯以示見心之則而非凡爲言者之及也何也天下之言心者則人心而已矣人心者人固有之固有之而人以爲心斯不得別之以非人斯不得別之以非心也就其精而察之乃知其別就其粗

而言之則無別而槩目之曰心故天下之言心者皆以人心爲之宗心統性情者也此人心者旣非非心則非非性故天下之言性者亦人心爲之宗告子湍水之喻其所謂性人心之謂也瀠洄而不定者其靜之危與決而流其動之危與湍而待決決而流不可挽初非有東西之成形靜而待動動而堯桀之皆便惟其無善無惡之足給可堯可桀而近桀者亟多譬諸國然可存可亡而亡者亟多斯以謂之危也浮屠之言曰卽心卽佛又曰非心非佛又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曰三界惟心亦人心之謂已何以明其然也彼所謂心則覺了能知之心彼所謂性則作用之性也以了以知以作以用昭昭靈靈於行住坐卧之閒覺

了不誣者作用以起自非然者亦不得謂之心惟其然而可謂之心惟其然故亦僅謂之人心矣以了以知以作以用善者歷於斯惡者歷於斯彼之所謂識也了無不覺知無不能作不固作用非固用任了任知任作任用總持而無有自性終不任善而任惡者彼之所謂智也善於斯惡於斯瞥然一興而不可止用之危也不任善不任惡洞然寂然若有若無一切皆如而萬法非侶者體之危也其曰父母未生前者此也其曰無位眞人者此也其曰離鉤三寸者此也而探其大宗則一言蔽之曰無儒之駁者亦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要亦此而已矣有者不更有而無者可以有有者適於無而無者適於有有者有其固有而無其

固無無者方無若有而方有若無無善則可以善無惡則可以惡適於善而善不可保適於惡而惡非其難矣若無而俄頃之縛釋若有而充塞之妄與岌岌乎有不終朝之勢矣故曰危也若夫有不更有而適於無固有此而本無彼者彼惛不知殆盲者之於日極意而得盤與籥耳所以然者人心無相續之因則固可使暫澄者也自好之士猒飫於惡而思返矯儆於已未分析人心之動機嗒然喪據因剷滅以觀其靜則人心之下游壅閼渟洄如隔日瘧之有閒也斯其時非無清明虛涵之光影如蕉空中如水暎月迷留玩悅因以為妙道之攸歸終身處堂以嬉於人心之中而信瀆危之可保是猶秦兵南向而田建墮防撤雷

北返而似道奏功其固本保邦之術近取之國中者靦面而自失之以故敗性泯彝倫絕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則共城松柏之歌阜亭潮水之恨終與桀紂均亡斯亦可哀也已嗚呼大舜咨嗟以相戒告于釋氏寶重以為宗象山姚江畔援以為儒王畿李贄竊附以為邪其聖也如登其狂也如崩大槩亦可覩矣夫舜之所謂道心者適丁歷切於一而不更有者也一即善也惟精惟一僅執其固然而非能適嘗隻切於有非精非一或蔽其本有而可適於無者也未發人心有其中道心已發人心有其和道心有其固有而未發無不中猶人無巽已發無不和如人不飛無其所無者也固有焉故非即人心而即道心之廣釋僅有其有而或適於無故曰微也奚以明

其然也心統性情者也但言心而皆統性情則人心亦統性道心亦統情矣人心統性氣質之性其都而天命之性其原矣原於天命故危而不亡都於氣質故危而不安道心統性天命之性其顯而氣質之性其藏矣顯於天命繼之者善惟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知之藏於氣質成之者性也舍則失之者非思耳矣無思而失達天德而始知介然僅覺之小人（告子釋氏）去其幾希之庶民所不得而見也故曰微也人心括於情而情未有非其性者故曰人心統性道心藏於性性亦必有其情也故曰道心統情性不可聞而情可驗也今夫情則迥有人心道心之別也喜怒哀樂（兼未發）人心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兼擴充）道心也斯二者互藏

其宅而交發其用雖然則不可不謂之有別已於惻隱而有其喜於惻隱而有其怒於惻隱而有其哀於惻隱而有其樂羞惡恭敬是非之交有四情也於喜而有其惻隱於喜而有其羞惡於喜而有其恭敬於喜而有其是非怒哀樂之交有四端也故曰互藏其宅以惻隱而行其喜以喜而行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怒哀樂之交待以行也故曰交發其用惟仁斯有惻隱惻隱則仁之有也惟義斯有羞惡羞惡則義之有也惟禮斯有恭敬恭敬則禮之有也惟智斯有是非是非則智之有也若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有也故斯心也則惟有善而不更有不善有其善而非若無無其不善而非若有求則得

之而但因固有舍則失之而遂疑其無道心之下統情者且然而其上統夫性者從可知矣豈若夫喜怒哀樂之心仁而喜不仁而喜下而有避彈之笑仁而怒不仁而怒下而有誶毋之忿仁而哀不仁而哀下而有分香之悲仁而樂不仁而樂下而有牛飲之歡當其動發不及持而有垂堂奔馬之勢當其靜如浮雲之散無有質也於己取之於獨省之斯二者藏互宅而各有其宅用交發而各派以發灼然知我之所有不但此動之了喜了怒知哀知樂應感之心靜之無喜無怒無哀無樂空洞之心而仁義禮智之始顯而繼藏者立本於宥密以合於天命之流行而物與以无妄則動之可東可西靜之疑無疑有者自成性以還

幾且文物而爲心之下游審矣夫於其目則喜怒哀樂之情四也於其綱則了知作用之靈一也動其用則了知作用之瞥然有矣靜其體則鏡花水月龜毛兎角之渙然無矣劃目而存綱據體而蔑用奚可哉故爲釋氏之言者終其身於人心以自牿也夫道心者於情則異彼也故危微之勢分於性則異彼也故執中之體建藏於彼之宅而彼皆我之宅則人心之動初不能有東西之宅人心之靜初不能有無位離鉤之宅發資彼之用而彼因有其用因有其用而彼遂自用則人心之目溢於萬變人心之綱亡有適（丁歷切）一要以藏者無實而顯者無歷也是故著其微以統危而危者安治其危以察微而微者終隱告釋之垂死

而不知有道心者職斯辨爾且夫人之有人心者何也成之者性成於一動一靜者也（老以爲槖籥釋以爲漚合）一動一靜則必有同異攻取之機（動同動而異靜靜同靜而異動同斯取異斯攻）同異攻取而喜怒哀樂生矣（同則喜異則怒攻則哀取則樂）一動一靜者交相感者也故喜怒哀樂者當夫感而有亦交相息者也（當喜則怒息當哀則樂息矣）交相息則可以寂矣故喜怒哀樂者當夫寂而無小人惑於感故罹其危異端樂其寂故怙其虛待一動一靜以生而其息也則亡有焉斯其寂也無有自性而其感也一念緣起無生以此爲心而將見之剖析纖塵破相以觀性至於緣起無生則自謂已精矣孰知夫其感也所以爲仁義禮智之宅而無可久安之宅其寂也無自成之性而仁義

禮智自孤存焉則斯心也固非性之德心之定體明矣故用則有而不用則無也若夫人之有道心也則繼之者善繼於一陰一陽者也（動靜猶用　陰陽猶財）一陰一陽則實有柔剛健順之質（二實實此者五殊殊受其實　以成質木柔金剛火健水順）柔健剛順斯以爲仁義禮智者也（惻隱柔之端羞惡剛之端　恭敬健之端是非順之端）當其感用以行而體隱當其寂體固立而用隱用者用其體故用之行體隱而實有體體者體可用故體之立用隱而實有用顯諸仁顯者著而仁微藏諸用用者著而藏微微雖微而終古如斯非啻然乘機之有一念緣起之無故曰始顯繼藏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也且夫一動一靜而喜怒哀樂生焉動靜無㒳者也一動則必一靜矣一靜則必一動矣一動則動

必不一矣一靜則靜必不一矣乘其機而擇執之是破屋禦寇之說也若守其不動不靜之虛靈以爲中是壅水使湍而終驟決也惟夫得主以制其命則任動任靜而保其不危故人心者君子所不放而抑所不操若夫陰陽者三才所取資五性所待用疑非微矣而不然也陰陽爲己富矣而一陰一陽之權衡不爽於銖絫者微也一陰一陽之妙合無閒而不相爲同異攻取者微也是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竝有於心區畛不差而容函協一有能審其權衡而見其妙合者其惟見天心而服膺弗失者乎於末索本者芒然於此宜其執一非一而精者皆粗也以約言之陰變陽合乘機而爲動靜所動所靜要以動靜夫陰陽故人

心待役於陰陽而堪爲聽命乃有機可利悍發者恣逢其主機發必息遁虛者圖度其安則惟成器之餘慮以召感亦以召寂泮渙渟涸者因機爲用而失其職也故曰動靜無端言其無本而乘乎機也瞥然而凝於器如水之忽冰瞥然而發於情如水之忽流彼日霽風止而自性毀矣故曰陰陽無始言其固有而非待緣以起也木不待人斲而曲直也固然火不待人煬而炎上也固然金不待人冶而從革也固然水不待人導而潤下也固然不待孺子之入井而慈以愍者固存不待爾汝之相加而嚴以正者固存不待擯介之交接而肅以雝者固存不待善惡之雜進而晰以辨者固存物止感息而已有據見於天壤閒而物有

徵各正性命其有或妄者哉則以知道心之與人心如是其差以別矣然則判然其為二乎而又非也我固曰互藏其宅交發其用陰陽變合而有動靜動靜者動靜夫陰陽也故人心者陰陽翕闢之不容已道心者動靜之實成材建位之富有和順而為光暉之自發也釋氏立一無位之心以治心固妄矣朱子謂之一勉齋黃氏謂非有兩者亦非等威廉隅之不立也夫苟等威廉隅之不立則擇之也不精如其可別立一心以治心則其為心也非但非道而且非人矣是故以鐙喻之前燄非後燄則前心非後心而心以時遷以芭蕉喻之無中而非邊則攟摭攢聚以為心而心無定藏乃不知燄逮代而明有常中雖虛而生氣所

繇升也且夫鏡之喻固人心不自保之危蕉之喻亦人心無適主之危觀化無窮而止得其危幾焉曾是以爲見心不亦愚乎夫不見鐙之明者其神禮蕉之榮者其神仁邪莊生天籟之說楞伽和技之指風已拍歇而謂如土塊之顏然傀儡之楞然則惟死爲然尒敦化不息而屈伸一誠然則死者人心之息而非道心之終與人心乘動靜以爲生死道心貞陰陽以爲儀象乾坤毀而無易陰陽五性泯而無道抑且無人動靜伏而偶無人有此一日矣陰陽匱而永無道無此一日也天下必無此一日其以此爲心其以此爲宗也哉嗚呼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尚口乃窮於己取之而已告釋之所知予既已知之矣爲陸王之學者亦

其反求而勿徒以言與

大禹謨二

子曰爲仁繇己志於爲仁者必繇己也迫乎仁之熟而聖焉尤惻惻乎其惟恐不繇己也故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弗詢者我未詢彼而自獻謀也聖功之純帝道之盛惻惻乎惟此之恐嗚呼可不慎哉所謂己者則視聽言動是已是四者均己所以保固其仁之體發揮其仁之用者也雖然有辨言動者己之加人者也而緣視聽以爲之則無有未嘗見之未嘗聞之而以言以動者也習於所聞驗以所見而信以心之所然則其言固有物行固有恆仁者之於此裕如矣言惟己言也動惟己動也操之也約持之

也有據則精焉一焉而天理無有不待者矣惟視與聽己與物相緣者也則方繇己而人爭熒之欲繇己而人之先入者窒之是爲仁者所尤難者也故孟子於己之中慎所擇焉小耳目而大心物人物而抑物耳目耳目而亦物矣交而引引而蔽耳目具於身中而判然與心而相背則任耳目者皆繇人者也繇己者所不以爲己也雖然尤有辨耳目均吾身擯而外之謂之物而不任爲己者惟其受物之交尒乃目之交也己欲交而後交則己固有權矣有物於此過乎吾前而或見焉或不見焉其不見者非物不來也己不往也遥而望之得其象進而矚之得其質凝而睇之然後得其眞密而際之然後得其情勞吾往者不一皆

心先注於目而後目往交於彼不然則錦綺之炫煌施嫱之治麗亦物自物而已自己未嘗不待吾審而遽入吾中者也故視者緣己緣人之相半者也而惟聽爲不然目之體實實則可鑒而不可茹耳之體虛虛則無可鑒而無不茹也故盡人之身五官百骸皆與天下相感應亦各有自體以辨治乎天下惟耳則自體不立一任聲響之疾入以徹於心是耳者天下之牖戶質雖在己而用全在物緣之者緣人而已矣奚緣己哉窅然未有覺也芒然未有主也寂然惟物之入而莫禁也楞然特聲之入以爲實也其聽命於心也似有重闗而不易審其受命於人也好言莠言雜沓駢闐以至而皆不能拒故君子不以爲己而斥以爲

兩間之一物誠虩虩乎其懼之也擇之精執之一者心目爲政而耳無權欲與擇欲與執俟之既聽之餘而方聽無可施功然而其感物也速矣其容物也奢矣其應物也逸矣於是浮屠氏爲斷身見除我相之邪說亟推其圓通嗚呼天下之物殊其狀人之爲言異其說美者自美惡者自惡貞者自貞邪者自邪誠者自誠妄者自妄安者自安危者自危有稽可稽有詢可詢目施其明了然粲然黑白不相互小大不相假有無不相襲無不灼然其易辨也而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奚從入以攪我心哉耳而已矣初受之也但無擇也無能擇矣已而遂以巧而婉者爲精而自謂擇也其初受也猶不執也然無可執矣已而遂以其辨

而堅者爲一而遂執之也故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喋喋曰進於前將有不期聽而聽不期庸而庸者受其惑而爲盛德之玷雖舜禹亦惡容不畏之如蠭蠆防之如寇讎也哉視奚眩邪疑以所聞而元黃無定色矣言奚狂邪雜以所聞而可否無定論矣動奚妄邪搖於所聞而作輟無固心矣故舜之聰達矣取善無遺矣與善不吝矣而歷乎昌言靜言之變迨耄期而猶懲之曰吾甚畏乎言與謀之迭進而亟聽以庸也將有繇人而不繇己者矣子語顏淵以爲邦治已定禮已明樂已備岌岌乎鄭聲佞人之必戒亦此意也故爲仁者克治之功莫先於聽懼其圓之刓方通之無能別之規圓者必循求通者必鑿有甚信者必有甚疑

有甚察者必有甚忽盛德之終戒猶在是志於仁者可不愼其始哉不愼則亡國敗家陷於大惡而不知非但築室之無成已也

皐陶謨

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故正九黎之罪以絕地天之通愼所聽也後儒之駁者援天以治人而褻天之明威以亂民之聰明亦異乎帝王之大法矣夫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率其自然合於陰陽之軌撫於五辰之治則固天也雖然天已授之人矣則陰陽不任爲法而五行不任爲師也何以明其然也天之化裁人終古而不測其妙人之裁成天終古而不代其工天降之衷人修之道在天

有陰陽在人有仁義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異質離
不可強而合焉所謂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趨亦趨哉
父與子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志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
繼者惟道也天之聰明則無極矣天之明威則無常矣從
其無極而步趨之是夸父之逐日徒勞而速斃也從其無
常而步趨之是刻舷之求劍惛不知其已移也今夫日没
月晦天之行度不憯人則必以旦晝爲明矣跖壽顏夭天
之彰癉不妄人則必以刑賞爲威矣犬馬夜覰鵂鶹晝闇
能聽以角螠語以須聰明無方感者異而受者殊矣人死
於水魚死於陸巴菽洞下而肥鼠金屑割腸而飽貘西極
之鳥樂於刮脂魯門之禽悲於奏雅歆者異而利者殊矣

故人之所知人之天也物之所知物之天也若夫天之爲天者肆應無極隨時無常人以爲人之天物以爲物之天統人物之合以敦化各正性命而不可齊也繇此言之賢智有賢智之天愚不肖有愚不肖之天惡得以賢智之天強愚不肖而天之也哉均乎人之天者通賢智愚不肖而一聖人重用夫愚不肖不獨爲賢智之天者愚不肖限於不可使知聖人固不自矜其賢智矣是故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晝作夜息賞榮刑辱父親君尊衆著而共繇者均乎人之天也賢智之不易盡愚不肖之必欲喻者也教以之興政以之立矣八卦四象之秩敘太極兩儀之渾合分至氣朔之推移盈虛朒朓之消長二氣之窮變而通久五辰

之順逆而衰王智者測之愚所不察賢者謹之不肖所弗憂故作歷以授時占星以興事藏冰以調淒陰內火以消亢陽引伸其聰明以麗民事奉若其明威以正民志而興教立政自盡人之顯道終不規規以求肖焉非然且假於天以炫其聰明而尸其明威智測力持取必不可知之象數以穿鑿易其方員使貉粤買其裘葛也奚可哉故聖人所用之天民之天也不專於己之天以統同也不濫於物之天以別嫌也不僭於天之天以安土也吾弟則愛矣之弟則不愛民之典也若夫天則昆弟亦異形秦越亦同類矣摯弇爲敬箕踞爲敖民之禮也若於天則與慄非教以恭暑析非導以媛矣五服昭采民之所欲而以命也若

於天則采雲不偏覆堯都黃霧不獨冒路里矣五刑傷肌民之所畏而以討也若於天則蹣跚者非以其盜不男者非以其淫矣是故春夏溫秋冬肅民以爲發斂非欸凍靡艸之發斂冬至昏辟夏至昏亢民以爲晨夕非極東極之晨夕乃欲舍赫赫明明昭垂於民者而用其測度比擬之術智不亦陋乎陋以事天天之所不佑矣是故呂不韋之月令劉子政父子之五行傳其始於九黎之通地天者與不若於民舉天以彈壓之臆測乎天誣民以模倣之月令五行傳之天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固非皋陶代工武王勿貳之天矣春秋之記災異示人以畏天也呂劉之言象數矯天以制人也父喜而喜父怒而怒孝子之事也

父步亦步步父趨亦趨趙括之以敗國亡家也況乎呂劉之步趨一邯鄲之躡屣非采齊肆夏之節度也乎春秋謹天人之際洪範敍協居之倫皆聰明自民明威自民之謂也洴洴乎以窮其所極斤斤乎以執之爲常天固未嘗欲人之如此也人且不知天之又何似也而以己之意見號之曰天以期人之尊信求天之佑也難矣哉

益稷

性命之貞未易合也天下之賾未易治也抑惟其所以心者而已矣性命之理顯於事理外無事也天下之務因乎物物有其理矣循理而因應乎事物則內聖外王之道盡苟循乎理以無心應之而已足天下之言道有出乎此

者而實非然也理則事與物矣循其序定其志遠其危疑非見聞步趨之可順乎天則也循夫理者心也故曰惟其所以用心者而已古之聖人治心之法不倚於一事而爲萬事之樞不逐於一物而爲萬物之宰虛擬一大其之機而詳其委曲之妙用曰安汝止惟幾惟康何安乎何幾乎何康乎事無定名物無定象理無定在而其張弛開合於一心者如是也則百王之指歸千聖之權衡也心之用患其不一也一之用又患其執也執以一不如其弗一矣用一而執之不如其弗用矣流俗之迷而忘返異端之詖而賊道無他順心之所便專之而據爲一也弱而固者曰吾以圖安也慧而儇者曰吾以審幾也傲而忘者曰吾以

從康也夫心之靈足以盡性而應天下者豈其然哉博取
之天地之數萬物之情逆順之勢是非之準治亂吉凶之
緜求其協於大中者抑豈其然哉且夫於止而安亦必有
當所止者也往而審幾亦必有見於幾也據所當以爲止
豈其幾之或息乎弱而固者曰吾安吾止而遑恤焉惟其
然而固不安也天下未有滯於一隅之當而可使心之無
震動者也有見於幾而數迎其幾豈遂不可康也乎慧而
儇者曰利用吾幾以應天下之幾固無取於康也惟其
而固不能康也天下未有以變宅心而可應天下之變者
也夫心之所以不知所止而危殆者無他意欲亂之耳安
止者奉道以爲棲泊而意不流於僻欲不得而閒焉而猶

懼其堅以自信者失此心察微盡變之大用也夫心者得天圜運不息之靈以為流行之體而困于自信之區宇其可以安乎惟夫至靜之中意不妄欲不棼而於理則經之緯之曲折以迎其方生之緒故端凝以處而聰明內照無須臾之滯矣故亟告安止者以惟幾所以盡心之生理也乃既研心以盡慮而無或怙所安以自困又懼其心之疲役而數遷也乃其所以不康者心之為靈也善動如止水之微撼而波不息也則惟見智之足恃巧之足樂任其所往愈入而愈曲則機智興焉而理不足以為之畛域若夫善審幾者以心察幾而不以幾生其心故極心之用可以大至無垠小至無間式於不聞入於不諫而其為幾也

盡心之用不盡物以役心也故肸蠁如聞寂光如燭而不爲智引不爲巧遷夫然而大明終始者六位各奠其居矣至此而後心之爲用也無不盡矣無不盡者不盡於所盡而方靜方動方動方靜以一念函三變以不相悖害也無不盡而性命之貞盡矣於是而天下之賾於此焉應之無不順以正矣何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閉也陰陽之有成象萬物之有成形是非之有成理吉凶之有成數皆止而不遷者也動之必靜者也雖欲不安而不能而紛擾也以利害動其心者亟罔於其一定之軌則而憧憧於往來乘大正者以御陰陽以裁萬物以斷是非以貞吉凶非自安而忘物也本無不安靜以應靜而安如其安也然而天

下則已幾矣一靜之必一動者然也陰陽之變無畛也洩於極盛之中而後著於已衰之後萬物之用無常也成其各正之性而自有其相感之情是非之際甚微也君子有不可恃之仁而小人亦未有亡之彝吉凶之至不測也乎吉者寘其已得而迎其未來貞於凶者小信且窮而徵權當審故方其靜見爲靜而動者固然矣乃卽其動而靜者初未離也無不可安者惟其幾也故曰知幾其神乎介於石也然而陰陽之變皆可承也萬物之用皆可任也是非之數移無往而不有是也吉凶之遞進無處而不可吉也一動一靜而天下之理畢也則知幾者知之而已矣善之而已矣窮神知化通志達情而心亟持其衡又豈有不

康者乎嗚呼至於康而耳且順矣從欲而可不踰矩矣帝之道聖之功至此而極矣子曰為之難難此者也一念以安止即一念以惟幾而又必其康也心有兩端之用而必合於一致天下有三絫之情形而各適如其分以應之聖人之用心至於義精仁熟而密用其張弛開合之權以應天地動靜之幾無須臾而不操之以盡其用蓋用心者聖人以之終身以之終食而不曰理已現前吾循之而無不得也此大禹之心傳為千聖之統宗至矣哉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尚書引義卷一終

尚書引義卷二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譔

之道曰義生人之用曰利出義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智者知此者也智如禹而亦知此者也嗚呼義利之際其爲別也大利害之際其相因也微夫孰知義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誠知之也而可不謂大智乎緜義之潤下有水之用緜義之炎上有火之用緜義之曲直有木之用緜義之從革有金之用緜義之稼穡有土之用潤下而溢有水之害炎上而烈有火之害曲直而蕪有木之害從

革而傷有金之害祿穡而莠有土之害繇此言之出乎義
入乎害而兩者之外無有利也易曰利物和義義足以用
則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離義而不得有利也天之所
以厚人之生正人之德者統於五行而顯焉逆天之常乘
天之過偷天之利逢天之害小人之數數於利也則未有
不爲凶危之都者矣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
敘義之所自著害之所必遠始於五行昭其義終於六極
示其害禹以是而治九年之水故曰智莫有大焉也務義
以遠害而已矣天之生水也非以爲利也其義之潤下者
不容已也義之潤可以澤物義之下可以運物於是乎細
人見以爲利而邀之見爲利則不見爲害而惡知其潤下

之過適以爲害也哉制害者莫大乎義而羅害者莫凶於利於義不精而乘之於害不審而攖之於是乎愛尺寸之土以與水爭命於行下狎涽天之勢以與水朋虐於中原伯鯀之斁彝倫也大抵以利焉階之也乃若禹之治水也正性定命循義所安而不貪其利捐利與水而不受其餌分而灑之匯而居之河播爲九江分爲三地有所不惜墝有所不憂草木之材投之炎火兗州之作遲之十有三年直方正大之志氣伏洪水於方剛而孑然一人之身率浩浩蕩蕩之狂流以歸壑而莫能亢義之所自正害之所自除無他遠於利而已矣今夫水五穀百卉之所滋也蒲莞鱗介之所處舟楫貨粟之所通也當其順而利存當其逆

而利亦未嘗亡也蓋義之本適於用者雖乖沴忒行而性不易則利固存焉害之尤者利亦或從而大於是乎以害爲利以害之尤爲利之大細人乃顛倒惛瞀自困於利之中以亟逢其害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位爲司空命受於天亟居尊席威毆生民以試其徼幸之智率族闔邑駢首漂骸以塡谿壑而無遺斯可不謂大哀者乎是故有義勝之水畎澮是已有害勝之水瀠湍是已有義害相半之水江漢淮沇之類是已有義一而害十之水黃河是已其一義者以蕃部之水而朝宗於中夏自此以往則皆其害焉者矣天之勞我中夏之民而警之以蹈義而遠害也嫁□□之横流以衝突乎兗豫青冀用文之國安土者不能逃

焉而實受其禍故治水者明乎害之不易遠而裁之以義則庶乎其禍可衰止外此者無策今考歷代治河之得失禹制以義漢違其害宋貪其利蒙古愈貪焉而昭代沿之善敗之準昭然易見也制以義害不期遠而遠矣違其害害有所不能違矣貪其利則樂生人之禍而幸五行之災也害之府也夫中國之有河猶其有□也三代無□□之策而有□□之義漢急□□之功而不貪□□之利唐始用□石晉遂用□宋兩□□而其禍乃大槩可覩矣遠害而害不勝遠則莫若捐利而不貪雖有奚騎效其死命知藩籬之不可撤也而後花門海上之禍絕雖有長流夾乎腴土知浸淫之不可啟也而後齕堤潰野之害消悉矣哉

宋之以蜜截舌以齒焚身而不恤也兵不足以制契丹而逆河囘流豬以爲塘水財不足以阜用而乘河之壁睢以爲淤田天貽之憂宋耽之利匯蒐以爲依幸禍以爲福彼惛不知又何怪其借金滅遼以失中原借元滅金以失江左哉夫差之横也江淮以通楊廣之悖也汴泗以合女直蒙古之亂也衛濟以一南旺以引仰命於河以爲漕運支流旁午交絡四出徐兖豫冀惟楊五州之域惟河之意南意北而憑陵焉然且惟恐安流而失其利朱禮承之以從欲而邀賞嗚呼數百年之間天以囗禍中國而紓之於水也浸使有陶唐九年之水周定王海溢之災則齊魯宋衛徐吳之民雖有不魚者鮮矣禹棄可食之壤割以與河今

貪難制之流邀以爲利智愚之分義利之別義利之分利害之別民之生死國之禍福豈有爽哉豈有爽哉當禹之世賀蘭鹽池之境未嘗入中國也故禹功訖此使唐虞提封得如漢之兼朔漠唐之斥河湟也我知禹且建萬世無疆之休絶漠而東放河流於奉聖川鴛鴦泊繞遼山以入鴨綠則□□□害□□受之四州之土不待治而適有居也使其然也塘水誰與塞淤田誰與墾漕運誰與通小人之言利者抑將亡術以逞而哀此羣黎平居無埽堤之勞淫雨無昏墊之憂矣天未悔禍禹功未展牟利之鄙夫乃以鄰提招寇而圯其族孟子曰率獸食人此率水而溺人矣人之食於獸者百不得一也死於水者空城陴野而不

厭然則爲塘水淤田漕渠之策者其害天下與來世亦憯矣哉又其甚者假水之虐以肆其毒於是而有灌城之事水抑自有義焉不助凶人之惡也故智伯之於晉陽蕭梁之於淮堰宋人之於北漢壁沮天之流祗益孤壘之堅雖韓魏之肘足無謀而無䘏之城固與北漢而俱安智氏之軍且與淮堰而俱漂也後之人雖甚妄恐其尚鑒於此勿過亡能害人之水使害人而適以自害也乎

甘誓

功罪者風化之原也功非但賞之足勸罪非但刑之足威也雖其爲不令之人與然而必避罪之名以附於功之途夫人自伸之情相奬以興莫知其然而自動無賢不肖一

也故正名之曰功而天下趨之正名之曰罪而天下違之帝王尤愼之矣世之降也風曰厖化曰靡民曰偷國曰亂非徒政不綱教不飭也功非其功罪非其罪也功非其功未嘗非功罪非其罪未嘗非罪而古帝王之功罪不尚焉後世且以爲迂遠而不切於治亂故功罪之名三移而風化之衰也三變而益趨於下最下以臣與民之不順於君者爲大罪而忘其民其次以君與吏之不恤其民者爲大罪而忘其天君依民以立國民依天以有生忘天則於民不忘而民暗受其戕賊矣忘民則於君不忘而君必受其戕害矣古帝王之亟賞以爲功亟誅以爲罪者惟天爲重故堯知鯀之方命無君也其圮族無民也而姑試以五行

之政夏后之征有扈也不斥其叛天子虐下民而鳴鐘擊鼓以聲其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得罪於天者雖無虐於民無犯於上而天討勿赦如此其嚴也後世之法目爲大罪而不赦者曰罔上曰誤國苟有欺隱營私之迹則雖呴燠其民民爭懐之弗可貸也其次曰傷民命曰侵民財苟無淫刑科歛之慾則雖獲罪於天天所弗祐所弗問也嗚呼夫孰知不畏於天名爲恤民而民實貽以慼不恤於民名爲憂國而國實受其敗也惟古帝王知國之所自立民之生所繇厚德所繇正也克謹以事天而奉天以養民方命圮族之辜視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而可從末減豈世主具臣之所能知哉曷言乎威侮五行也五行者天以

其化養民民以其神爲性者也是故濬川以流惡改火以養正拔木以昌民氣蔵金以戢民心平土以安民志不使不足也栲匱以吝於用尤不使有餘也淫佚以蕩其情弗慎其節宣而俾愍氓之自登自耗也則其威侮也甚矣苟威侮之而五行之害氣以虧人之養而鑠人之性也不可勝道矣曷言乎怠棄三正也三正者天所示人以氣至而主其感者也是故以天統事天而迎其陽以地統事地而敦其質以人統治人而興其用占星以修祀知神之格以精之至也候氣以吹律知和之至以風之應也序辰以課耕斂知生成以時而協也順節以詰兵刑知明威以度而行也弗謹其候而任情之動以作以輟也則其怠棄者多

矣苟怠棄之而三正之和氣已先人而逝後人而弗逮也人罹其災矣夫和氣者氣之伸也害氣者氣之屈也五行之英在形之未成而有其撰迨形之已成而含其理三正之常往過者退而息機來續者進而興事是屈伸之化理所謂鬼神也鬼神則體物不遺矣威侮而怠棄之是遺之矣遺之而孤行其意欲或圮事而不修或疲民而妄作曰自我尸之以使民奉我而我以臨人復奚忌哉是則顯與天爭勝而不恤一言一動莫非鬼神所應違也君與吏尚何有於民臣與民復何有於君乎故帝王之奉詞以討必誅不赦之罪者在此而不在彼世主具臣何足以知此哉且夫後世之功罪以民事爲殿最以國計爲忠邪者救末

之術彼亦有所不容已焉天之弗畏五行亂矣三正忽矣
於是而民瘝而吏僑水火金木且爲斂攫刑殺之用祁寒
烈暑且爲殘暴怨恣之尤民乃孔棘而俗乃益偷爲君子
者重念其顛隮憔悴之荼毒則錄救民之功而嚴殃民之
罪弗暇問天矣天之弗恤而胥怨胥讒以與上亢吏因其
亂威脅其下以誣上而營私苟利於己國危而不恤民之
既離君孤而莫援世主之所懟而亦忠臣之所憤則衛國
者爲功而負國者爲罪且弗問民矣乃從其本而言之秉
五行三正之紀者天也妙五行三正之化者鬼神也忘乎
天而天絶之怨鬼神而鬼神怨恫之則五行之害氣昌三
正之和氣斆人理微而人心迷以不復天下師師相奬於

功利于百姓之譽者賢矣逢人主之欲者忠矣志偸而不警智憯而弗擇浸淫及於後世不復知有五行三正屈伸之化理司生成禍福於體物不遺之中知有其名者又徒九黎之邪妄通地天以亂人紀則子可不知有父人可不異於禽於以敗國亡家驅民於死地始以殃民病國之刑書督於其後不已晚與嗚呼莫威匪天也莫顯匪鬼神也天之化隱而鬼神之妖與愚者以孤虛生尅竄三正之顯道妄者以狐祥胡魅擅五氣之精英慧者厭棄之則又謂天壤無鬼神五行皆形器之粗三正抑算術之技恃氣而凌轢焉古帝王爲萬世憂亟正其刑以代天而伐罪商周以降此法不行無怪乎風化之日積矣漢人彷彿其意以

災異免三公以五德辨禋祀而拘牽名迹固非五行三正之貞也是以不可以訓自是而後風化益以陵夷佻達之子沈沒於名利不知何者之爲天而彝倫因以泯喪非九黎則有扈也安得修帝王之刑賞者正名定罪以矯之正也

允征

陸贄有云動人以言其感已淺然而有所感者則以感人於俄頃之閒者也生而驅之死逸而驅之勞分義足以動之乎畏死憚勞之情猝然内發者智不及度勇不及持自非英豪之慷慨捐生與賢哲之從容赴義則固倒行於窮途而覩上死長之情不知其何以忠良於是而敷心腎肺

腸以為言振蕩其俄頃之耳目以生其勃發之智勇言之所應雖淺而固可有功是故虞夏以來無居平之誥誡而有臨事之約誓焉古之帝王誠知其感之也淺用之也惟俄頃故其為辭也不過激其氣以使之盈不畸重其權以使之疑其感之也若不足而以感也已足矣不激而使之盈者何也氣盈而怒怒盈於外者必楞於中嘗觀於鬭者矣詬誶勝而拳勇衰矣不畸重而使之疑者何也有所重必有所輕雖在倉卒聽以耳發以氣而未嘗及以忽也雖乘其俄頃之情而無長久之義以使熟思而不斁則一疑而羣疑交起疑之疑之遲回卻顧而必潰鈇鉞不足以威之矣嘗覩於嚴父之訓劣子矣詞已費而反肙於夫子之

不正矣以今觀於甘誓允征之文簡而不盈規其長久而不畸重乎已斯之謂體要之辭辭之善者君子以之動天地而況於人乎禹之明德夏道之忠敬天下將百世戴之不再傳而有扈犯順以抗王師不五世而羲和叛官以黨后羿惡之不勝誅者也然而后啟允侯之執言也則使罪浮於言而不窮言以浮於罪夫亦曰彼之滔天以貫盈者夫人知之而不俟於言也舉其大端以正有事之名舍其一切以畜人心之怒則氣不洩於言而勇可給於氣整齊其行陳要戒其淫藝矜持其有餘而急繕其不足若此者所謂不過激其氣而使之盈也分義者民之均重也權藉者已之畸重也爲臣而犯其君爲臣而背公死黨以弱王

室分義之不赦者也分義不赦而何有於五行三正之精微分義不赦而何有於沈湎昏迷之瑣屑乃分義均重而民喻其不赦權藉畸重則民且疑君之死己以安也俄頃之際所喻者不敵其喻死喻勞之心則將日喪君有君而喪身無身矣惟是三正五行天戒臣憲者王爲民修之俟爲民守之民用所前而民居之自協者也今畧畸重之權竝畧其均重之義而獨重其權於民民乃曉然於衆憤之不容已而牽率君相以屆民之罰於是而人之覬公戰猶其私鬬非使我以一旦之肝腦易天子玉食之靈長而不惜致死以爭攜姦宄之胸矣此所謂不畸重其權以使之疑也是故臣干君則畧其無將之義而執辭以民以謂天

為民而立君不勤民以奠君也甘誓允征是已君殃民則畧其殄師之虐而聲罪以天以謂天篤后以匡民不幾君以逞民也湯誓是已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曰予恤民彝不忍不正也曰率割夏邑有衆率怠不曰率割下國衆致其怒也夫乃以堅長久之義而其權不畸畸重於上民以爲厲己畸重於下民以爲餌己民猶畧也衆疑之府也君子益慎之已故於殷周之際而知道之降也武王之誓言之畸也列紂之罪擢髮以數而氣亦竭矣甯執非敵惴惴以恐於是而幾始矣列紂之罪擢髮以數斮脛剖心之無遺也八百濟師血流漂鹵能保匹夫匹婦之無橫死於會朝而可反脣相詰者乎義士所以有易暴之歌商

雒之頑民亦且生簡廸之怨千里之應捷於桴鼓君子之言之動天地而可不愼乎周之誓不及殷之誥春秋之詞命不及豐雒之誓命盈虛生乎志氣輕重定乎權衡義於此精道于此立不可誣也戰國說士之辭悖道而相搖以勢此意斬矣又降而爲陳琳阮瑀之流如健訟之魁怒鄰之婦勃氣憤盈莽先自口尤君子之所羞稱也下此而齊梁之季馳檄相誇取青妃白競巧於流血塗肝之地苟有心者能勿觸目而酸心乎夫古之帝王以善其言者豈於其言而善之與忠厚宅心則氣不盈而不忍盡物之短正已無求則權不畸而不苟幸事之成養天下之和平存千秋之大義立誠以修辭辭皆誠也則惡之者雖在俄頃固

可以昭告萬世而無慙矣孔子曰我於辭命則未能也言不於辭命而求善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尚書引義卷二終